

“肉袒”降礼考

王进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生

先秦时期的战争中经常有一些战败服输的行为，在其过程中往往伴随一些礼仪活动，杨希枚先生开始用“投降”的概念来概括这样的行为^[1]，后来的研究者更提出了“投降礼”的概念^[2]。本文就以投降礼中的“肉袒”为考察对象，进一步揭示其形式渊源和真正寓意。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

我们在研读文献时会发现，先秦投降礼中经常出现“肉袒”现象，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国攻破郑国的国都时，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中，越国最终打败吴国，“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3]，向越国认输求和。无论是郑襄公的“肉袒牵羊”礼，还是吴国投降于越国时的“肉袒膝行”礼，“肉袒”无疑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古人在投降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肉袒”呢？“肉袒”的形式和寓意又是什么？历来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投降者“肉袒”是为了表达自己愿意屈服为臣仆。《史记集解》引贾逵曰：“肉袒牵羊，示服为臣隶也”^[4]。杜预在注释《左传》的时候承继了贾逵的说法，认为“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5]。二、“肉袒”是表达一种希望得到怜悯的意思，其形式是脱掉衣袖露出肉体，如颜师古曰：

“肉袒，谓脱其衣袖而见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见哀怜”^[6]。

三、“肉袒”是表达一种愿被杀戮的意思，其形式是脱去上衣露出肢体，如宋朝鲍彪以为：“肉袒，露肢体，示欲受刑”^[7]。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也持此说，认为“肉袒，去上衣，露肢体，意为归罪就戮”^[8]。

从以上种种说法，可见对“肉袒”的形式和寓意争论比较大。那么，到底孰是孰非？我们在此再作进一步的辨析。

从古文文献记载可知，“袒”字在上古时期大致有三种涵义：其一，解开衣缝。《说文》：“袒，衣缝解也”。《礼记·少仪》：“无以前之，则袒囊奉冒”，郑注：“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袒”作“解开”讲。其二，脱衣见肉，即通常所说的“肉袒”。“袒”在上古时期又作“𦘔”或“𦘕”，都作“肉袒”。《玉篇·衣部》：“袒，肉袒也。或作𦘔”。《诗经·大叔于田》：“𦘔褻暴虎，献于公所”，毛传：“𦘔褻，肉袒也”；陆德明《释文》：“𦘔，本又作袒”。《礼记·丧大记》：“君为庐宫之，大夫士𦘔之”，郑注：“𦘔，袒也。谓不障”。《说文》：“𦘕，肉𦘕也”；徐锴《说文系传》：“（𦘕）袒衣见肉也。”需要说明的是：见于经传中“袒”往往是“肉袒”的简称。其三，脱衣见到

穿在中间的衣服。在东汉以前，“袒”又作“但”，徐锴《系传》：“（但）古此为袒字”；《集韵·旱韵》：“但，或作袒”；《墨子·耕柱》：“今有一人于此，羊牛橐豢，维人但割而和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说文》云：‘袒，褻也’”。大概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之后，表袒露意义的“但”才被“袒”取代，如段玉裁所言：“在许（慎）当时确知训‘褻’之字作‘但’不作‘袒’。自许至今，经传子史皆作‘袒褻’，不为‘但褻’。赖许书仅存，可识字之本形本义”。《说文》：“但，褻也”；又“褻，但也”。段玉裁引郑玄曰：“褻者，免上衣，见褻衣”^[9]，认为褻就是脱掉上衣见到褻衣。褻衣是古代加穿在裘衣上的一层衣服，《礼记·玉藻》孔颖达疏引皇侃云：“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褻衣，褻衣之上加朝服”^[10]，可见褻衣处在裘衣和朝服之间。

总之，“袒”在古代有解开衣缝、脱衣见肉、去衣见褻多种情况。而“肉袒”作为“袒”的更进一步，其范围要小的多，只能是“脱衣见肉”这种情况。

从文献记载来看，“脱衣见肉”的“肉袒”本身也有多种可能，分别为：脱去上衣；左袒衣袖；右袒衣袖。

具体来说，投降礼中的“肉袒”就是“左袒”。《仪礼·觐礼》“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郑玄说：“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也。凡以礼事者，左袒”。则在实施刑法的时候要右袒；在处理礼节性的事物时要左袒。唐贾公彦说：“刑袒于右者，右是用事之便；又是阴，阴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于右也”^[11]，则右手是办事中的主要得力点，同时又表示阴；“右袒”就表示愿意砍去右手。砍去右手也就失去了做事的重要臂膀，从而表示一种刑罚的涵义。从贾公彦的说法中，我们大致对“右袒”的原因有了清楚的了解。但是，投降礼作为社稷覆灭、国家灭亡的大事，是先秦时期很重要的一件礼节性事务，投降礼中的“肉袒”不可能是表示刑罚性的“右袒”，只能是左袒。

古代的人很注重衣着整齐，他们要求君子“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12]，平时要穿衣、戴帽，不能轻易的袒裸。古人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才能够脱衣露体，所谓“不有敬事，不敢袒裼”^[13]，是说在祭祀的时候，才能够袒露。《礼记·郊特牲》：“君再拜稽首，肉袒亲割，敬之至也，”君主在祭祀时袒而亲自宰割牺牲，表达了一种敬意。《礼记·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门”，祭祀时，君要肉袒迎接牺牲。古人在射礼中也有袒露的情况，《仪礼·乡射礼》：“君在大夫射则肉袒”。但如清朝学者江永所言，这些时候的肉袒皆为“袒而无衣”^[14]。

先秦投降礼中的“肉袒”当是对丧礼中左袒现象的一种传承。古人在丧礼中的袒多为左袒，《仪礼·士丧礼》：“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贝，执以入”，则主人在入室以前得左袒。《礼记·檀弓》：“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孔颖达曰：“凡以礼事者左袒，若请罪待刑则右袒。……在丧亦是礼事，故丧礼直云袒，不云左右”^[15]，吴国习于礼仪的延陵季子在长子去世的时候也要左袒其衣。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先秦“肉袒”降礼的形式就是“左袒”，是对丧礼中左袒衣袖习俗的传承，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愿意受死的意思。

二

那么先秦“肉袒”降礼为什么要承继丧礼呢？其原由大致如下：

首先，先秦时期，“国、君一体”^[16]。君亡，就意味着国灭；国亡，君也不复存在。战争中被打败、被迫投降，很多情况下就意味着君亡、国灭，因而用丧礼来表示哀悼、表示投降。

投降礼应当属于“五礼”中凶礼的范畴。中国古代的礼通常来说有五种，《尚书·尧典》说尧东巡狩时曾“修五礼”；《尚书·皋陶谟》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的话，但都没有明言是哪五礼。《周礼·春官·大宗伯》开始将五礼具体为吉礼、凶礼、军礼、

宾礼、嘉礼，后逐渐被广泛接受。在具体的运用时，“五礼”分别被用于不同的场合，“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战败、君死、国亡作为社稷忧患之事，显然属于凶礼的范畴。

投降礼与凶礼中的其它礼仪有很大的差距。按《大宗伯》的说法，凶礼之下有丧礼、荒礼、吊礼、襚礼、恤礼。其中“以荒礼哀凶札”，荒，就是指收成不好的年；郑玄曰：“札，读为截，截谓疫厉”，则荒也包括疾病在内。当邻国出现灾荒或传染病，就应该用荒礼表示同忧。“以吊礼哀祸灾”，是指邻国发生火灾或水灾，应该派使者前往吊问。“以襚礼哀围败”，郑注“同盟者会合财货，以更其所丧”，则当一国发生损失时，同盟之国聚合钱财以救助。

“以恤礼哀寇乱”，指邻国发生内患或外患，派使者前往问安。可见，荒礼、吊礼、襚礼、恤礼与投降、君死、国亡都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用哀悼的丧礼来表示投降是符合常情的。

其次，投降礼作为战败投降使用的礼仪，具有临时性，有时只是做做样子，因而其象征性很强；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统治、安抚普通百姓的需要。而丧礼中所体现的“亲亲”、“尊尊”等原则以及它与宗法制的密切关系，构成了上古社会的重要统治手段。这些东西更符合投降礼的要求，这也是投降礼采用丧礼的重要原因。

丧礼体现了“亲亲”的原则。上古社会特别强调“亲亲”，公元前636年，周大夫富辰对周襄王说：“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17]，可见，“亲亲”同“德”一样，都是重要的统治手段。而《礼记·丧服小记》记载：“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也。”郑注曰：“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可见，与死者的亲疏关系不同，其在丧礼中所穿的丧服重轻也不同。丧礼中的丧服制度是“亲亲”原则的重要体现。

丧礼也体现了“尊尊”的原则。君臣关系固然是“尊尊”的重要内容，但不局限于此；有专家指出的它还应当包含丧礼中以‘尊祖敬宗’为核心的一系列宗法内容以及对嫡庶关系的辨别与强调^[18]，这些都是周代社会重要社会基础。

丧礼中的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其一，丧礼丧服制度中，为父系亲属和为母系亲属服丧范围的巨大差别表现了父系宗法的特征。《仪礼·丧服》篇规定了为父系亲属中的父、祖父母、世叔父母、昆弟、曾祖父母、从父昆弟、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等都要服丧；而对母系亲属，则仅为外祖父母、母之姊妹兄弟、母之兄弟之子服丧，服丧的范围大大的减少。为父系亲属和为母系亲属服丧的差异表现了强烈的父系宗法特征。其

二，丧服制度中，嫡庶有别的特征体现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特征。

《礼记·大传》认为只有长子能“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又说“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体现了嫡长子继承，兄弟不平等的宗法原则。其三，丧服制度中，直系后代近、远不同的服饰特点体现了亲疏有别的宗法特征。《礼记·大传》“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没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直系后代中，四世以内还要服丧；六世之后就不要服丧了。这体现了亲疏有别的宗法原则。

总之，丧礼中体现的“亲亲”、“尊尊”原则，以及亲疏有别、嫡庶不同的特征，构成了周代社会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些正与投降礼象征性的礼仪活动的需求相符合，因而成为投降礼传承于丧礼的原由之一。

综上所述，先秦投降礼仪中“肉袒”的形式就是“左袒”；它是对丧礼中左袒的传承，表达一种愿意受死的涵义。在“五礼”中，丧礼更符合投降礼的场合，而且丧礼中所体现的“亲亲”、“尊尊”原则以及与宗法制度的密切关系，都很符合投降礼象征性礼仪的要求，这些都成为投降礼传承于丧礼的原因。

注释：

[1] 杨希枚：《先秦诸侯受降、献捷、遣俘制度考》，《先秦文化

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

- [2] 胡正武：《“面缚”降礼的起源和发展》，《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张维慎：《“面缚”：古代投降仪式的解读》，《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 [3]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4] 〔汉〕司马迁：《史记》（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第1702页。
- [5]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878页。
- [6] 《汉书》“肉袒”注。
- [7] 〔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65页。
- [8]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9] 以上两处段玉裁的话均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96页。
- [10]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79-1480页。
- [11] 郑、贾之说均见《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1页。
- [12] 《礼记·曲礼》上。
- [13] 《礼记·内则》。
- [14] 〔清〕江永：《乡党图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4页。
- [16] 《公羊传·庄公四年》。
- [17]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 [18] 丁鼎：《礼记·丧服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9-190页。